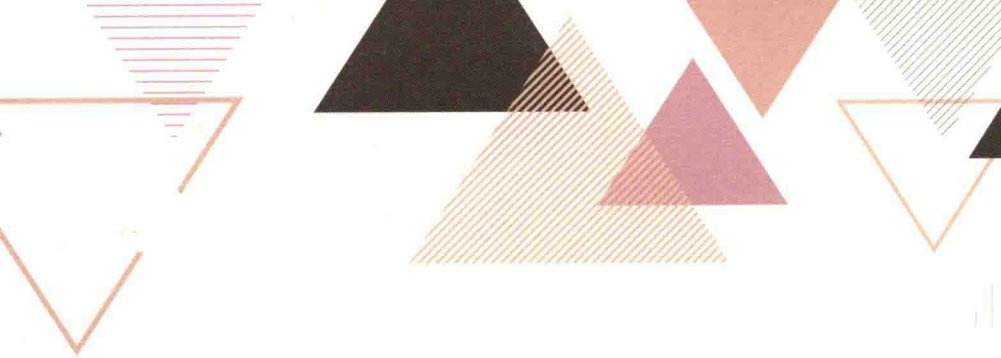




一个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

Condorcet, 1743-1794

〔法〕伊丽莎白·巴丹德、罗贝尔·巴丹德◇著
马为民、廖先旺、张祝基◇译



这就是孔多塞：

一位数学家，用统计学和概率论来思索人类完美社会

一位哲学家，即使在断头台的威胁下依然坚信人类进步

一位投身于法国大革命的贵族，捍卫一切公平正义的事业

他的政治理想启发着一代代人推进社会民主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一个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

Condorcet, 1743-1794

〔法〕伊丽莎白·巴丹德、罗贝尔·巴丹德◇著
马为民、廖先旺、张祝基◇译



上海
出版
集团
标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 / (法) 伊丽莎白·巴丹德, (法) 罗贝尔·巴丹德著 ; 马为民等译. — 上海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启蒙者)

ISBN 978-7-5675-5817-5

I. ① —… II. ① 伊… ② 罗… ③ 马… III. ① 孔多塞 (Condorcet, Marie Jean Antoine Nicolas Caritat, Marquis de 1743-1794) — 传记 IV. ① B565.2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3613 号

CONDONCET

by Elisabeth and Robert BADINTER

©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1988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 09-2016-398 号

一个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

著 者 (法) 伊丽莎白·巴丹德, 罗贝尔·巴丹德

译 者 马为民, 廖先旺, 张祝基

项目编辑 姚之均 储德天

审读编辑 刘效礼

装帧设计 尚世视觉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 (邮购) 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开 本 920×1230 16 开

印 张 24.5

字 数 31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75-5817-5/K · 475

定 价 55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译者前言

孔多塞(1743. 9—1794. 3)是法国18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之一。他是启蒙运动最年轻的代表人物,是“百科全书派的最后一名成员”(米什莱)。如果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是启蒙运动在政治上的一场实践,那么,孔多塞就是亲身参与了这场伟大实践的几乎全过程(一般把1794年7月的热月政变视为法国大革命的终结)的唯一的启蒙运动思想家。法国巴丹德夫妇在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前夕发表的这部著作,正是从这个重要的历史连接点上,向人们绘制出一幅知识分子从政的悲壮画卷:一个在抽象思维世界中致力于哲学思辨的知识分子卷入现实的政治斗争,忠于政治理想,恪守道德信念,主张团结,群而不党,却为残酷的党派斗争所吞噬。

法国大革命前夕,让·安托万·尼古拉·卡里塔·德·孔多塞处于颇为优越的社会地位:他出身于外省一个小贵族家庭,25岁时已成为著名数学家,32岁时担任了法国科学院常任秘书,39岁时入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他享有盛名,兼任柏林科学院和彼得堡科学院的院士,同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学者均有来往。他于1785年发表的《简论分析对从众多意见中作出决断的概率的应用》,是在概率论史上占有突出地位的卓越论文。作为伏尔

泰和达朗贝尔的亲密朋友，他参与了启蒙运动和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的首次增补工程。他是达朗贝尔、伏尔泰和蒂尔戈的“精神之子”：百科全书派的主将达朗贝尔启发了他的科学天才和大公无私；他从伏尔泰身上学到了为社会正义而斗争；他参与了重农学派经济学家蒂尔戈（经济学界译作杜尔哥或杜阁）主持的经济政治改革，在蒂尔戈的感染下，他对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孔多塞虽然处境优越，却总是站在弱者一边，追求社会正义。对于王朝末期司法上的许多错案，他都坚决地与之斗争；他是黑人的朋友，反对贩卖黑奴和奴隶制度；他是新教徒和犹太人的朋友，为他们的公民权得到承认而不屈不挠地斗争；他为妇女争取同男人的平等权利而大声疾呼，是第一个也许也是当时唯一的“女权主义者”；他反对死刑，是最先主张废除死刑的思想家之一。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这位正直的知识分子积极投入了政治斗争，属于自由派贵族的极左翼。作为一个具有数学家头脑的哲学家和具有贵族气质的革命家，他试图重新规划人类社会生活。在制宪议会时期，他是首先提倡共和制的代表人物之一；在立法议会时期，他主持制定了著名的公共教育计划，一个世纪之后，法国公立教育的创立者们正是从他这里受到了启示；在国民公会时期，他主持起草了一部其时最民主的宪法。在对路易十六的审判中，他从自己的废除死刑的信念出发，毅然投票反对处死国王。在政治斗争中，他竭力主张共和派联合。他虽然同吉伦特派接近，但当他们热衷于党派斗争时，他疏远了同他们的关系，却又不因此而跟山岳派结盟。

在山岳派掌权的“恐怖时期”，他遭到追捕，被迫隐居巴黎达9个月之久。这期间，他凭其渊博的学识和非凡的记忆力，写出了后来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代表作《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阐述了人类能够无限完善自身的进步思想，对19世纪的哲学和社会学产生了极大影响。学界认为，该书中许多闪光的新思想为后来的卡尔·马克思和实证哲学家孔德等所汲取。

随着山岳派推行的“恐怖政策”日甚一日，孔多塞为了给妻子

和女儿留条生路，与妻子协议离婚；为了不至殃及其女保护人，他偷偷离开藏身地而流落荒郊，旋即被捕入狱，两天后死于囚室，时年 51 岁。他是中风而死还是服毒自杀，至今还是个谜。

孔多塞在政治上失败了，但是，他的思想是符合人类进步潮流的。他的许多政治主张均通过后来的 1848 年革命实现了。早期的法国社会主义者让·饶勒斯说，孔多塞的思想是共和国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他竭力反对的死刑也在两百年后，即 1982 年的法国得以废除。而将他这一主张变成法律的正是本书的作者之一、法国当代最著名的大律师、教授，担任过法国司法部长、宪法委员会主席的罗贝尔·巴丹德。本书引用孔多塞的一句话作卷头语，似可理解为作者写作此书的出发点：“任何不为哲学家所启迪的社会，都会被江湖骗子所误导。”

本书原名《孔多塞——一个从政的知识分子》，中译本改名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原书既非白描孔多塞生平经历的传记，也非单纯论述其思想的学术著作，而是一部史料性和学术性兼备的关于一位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传。

本书第一、二章由张祝基翻译，第五、六、七章由廖先旺翻译，马为民翻译了其余各章并校改全书。错讹和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任何不为哲学家所启迪的社会，都会被江湖骗子所误导。

《社会教育报》简介^①

^① 1793 年春，孔多塞与西哀斯、杜阿梅尔共同创办《社会教育报》，这句话引自关于该报的简介。

目录

第一部分 投身政治活动的哲学家

- 第一章 锦瑟年华（1743—1770 年） / 3
- 第二章 投身政治活动（1770—1774 年） / 30
- 第三章 从政道德（1774—1776 年） / 58
- 第四章 效力启蒙运动（1777—1785 年） / 84
- 第五章 幸福的一年（1786 年） / 120
- 第六章 政治魔王（1787—1788 年） / 134

第二部分 政治家

- 第七章 一个有影响的人（1789—1791 年） / 155
- 第八章 一个掌权的人（1791—1792 年） / 213
- 第九章 一个孤单的人（1792—1793 年） / 292
- 第十章 一个遭追捕的人（1793—1794 年） / 353

后记 / 379

第一部分

投身政治活动的哲学家

第一章 锦瑟年华

1743—1770 年

/ 白裙童子

1752 年，在庇卡底的小城里伯蒙，时已暮夏。在一个有产者家中，一个身着白服的男孩即将告别自幼年起就一直穿着的裙子。他这样装扮成玛丽娅的女儿快九年了，因为母亲许愿他信奉圣母。即使在当时，这样笃信宗教的行为也是有些令人惊异的。那时确有给幼儿穿一种布边裙子的习俗，一直穿到四五岁，但随后他们就各按其性别着装，按照适合于男孩或女孩的方式学步、学跑、学玩或学跳舞。

小孔多塞在脱去裙子换上“短裤”、离开妈妈身边到老师那里去之前，一直生活在一个女性世界当中。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出生一个月就失去了父亲，一直在笃信宗教、忧心忡忡的母亲看护下，家中唯一的男性是一个当主教的叔父，间或才见上一面。生活这样的环境中又能怎样呢？

可是，父亲方面的关系似乎注定这个孩子有另外一种命运。卡里塔家族起初是在多菲内南部，公元 980 年获得伯爵的封号。他们住在尼翁附近的孔多塞堡，是最先拥护宗教改革运动的人，并且在四十多年间，经常手持武器保卫这项事业。卡里塔家族是个武士家族，他们把慈善作为座右铭。当武士是他们偏爱的生涯。孔多塞家族是

外省历史悠久，但地位不高的小贵族，家境不好，但从未力图巴结权贵以获取高官和钱财。自尊和独立是这个家族的性格特征。

孔多塞的父亲家有六个子女，他父亲排行第二。三个兄弟中，他是最不济的。长子让－洛朗承袭父亲的领地，于1716年被任命为格勒诺布尔高等法院的参事。幼子雅克－玛丽的职业最好。他起先打算投身行伍，后来突然又选择了教士生涯。他当过埃克斯主教的助理，后来相继被任命为加普和奥塞尔的主教。在奥塞尔，他以对教区教士严厉而著称。1754年7月，阿尔让松侯爵在其日记中写道：“人们刚把那个可怕的大个子莫利那教派信徒、原加普的主教任命为奥塞尔主教，这个人已经以多次拒绝圣事而闻名，他将给法庭造成不少麻烦。”就是这个“可怕的莫利那教派信徒”从远方关照着小孔多塞的学习，因为他是很少离开其奥塞尔、随后是里齐厄教区的。小孔多塞的父亲安托万即骑士德·孔多塞只是个正直的军人而已，其军阶没能超过上尉。他驻防里伯蒙时，结识了一个年轻寡妇。她婆家姓圣－费利克斯。此人体质柔弱，而虔诚得近乎狂热。1740年3月，性情极其平和的玛丽－玛德莱纳带着父亲克洛德－尼古拉给的丰厚奁资嫁给了巴班松团队那个清贫的上尉。对于他们的个人生活，我们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们的儿子玛丽·让·安托万－尼古拉·卡里塔·德·孔多塞生于1743年9月17日。他的出生证表明，他是按照习俗于出生当天接受洗礼的。他的教父是其外祖父，教母也是属于其母亲家族的让娜·德福尔热小姐。

五个星期以后，即1743年10月22日，骑士德·孔多塞在纳布里扎克的一次军事演习中丧命。那时，有四分之一的婴儿在其生命的最初几个月夭折，所以小孔多塞还处在危险期。他的母亲本来体质弱，且再次成为遗孀，便将她所有的希望、她对生活的爱，还有她的牵挂之心都寄托在这个新生儿身上。她独自以小心翼翼的慈爱抚养了他九年，由于太不放心，她又把他奉献给圣母，以求避免任何灾祸。在孔多塞所有的传记作者笔下，这个女性是一个不大精明，既迷信又虔诚、胆小怕事，对儿子占有欲很强的母亲。但是孔多塞

却从未披露过母亲意识上的这些短处。有关他的生平资料记载：“当谈及母亲的这种垂怜时，他总是怀着深厚的崇敬之情。虽然母亲的溺爱有害于他受之于天的体质，但它既不是一种束缚，也不是一种放纵。母亲是以理性和温柔将他抚养起来的。”在他与母亲两人相依为命的最初几年里，据说他没受过任何形式的教育。他的母亲算是个卢梭之前的卢梭主义者，注意不让“他的思想沾染任何错误东西”。后来孔多塞对人说过，“他母亲之所以从未抓住他说过谎，这可能是由于她使他避开了所有说谎的机会”。

孔多塞裹着白色的裙子，别的小男孩大概觉得荒唐可笑，但他却经历了一个非常甜蜜的童年。里伯蒙辖区当时有 387 户人家，2015 口人，居民的“习惯和言谈都相当有礼貌……他们思想敏锐，但干起活来有点慢慢腾腾。他们酷爱寻求娱乐消遣，爱好自由”。在这个镇上，到处都洋溢着诚实的欢乐和朴实。孔多塞家也是这样。他家的房子全是红砖白石建成的，位于离北城门不远的那条大街上。这是一座简朴的宅邸，临街有两个大房间，一个小间是餐厅，落地窗外是个小院子。“餐厅用黑白相间的石板铺地，四周是着色的细木护壁，墙角的壁橱这个凹进去，那个突出来，再一个又凹进去，使得那厚实的线脚显得更加突出……乌德里绘制在天花板上的戈德里家族的塔楼及布置在墙角和门楣上方的孔多塞家族的徽章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客厅与居室相对，门上都是布歇留款的单彩画，上面是些丰腴的女性和胖娃娃。”二楼有两个大房间和三个小房间，顶层有好几个阁楼间。院子边上有个马厩，再过去是一个小花园，正对着城墙。这就是小孔多塞在母亲身边度过他整个童年的那个安乐窝。长大成人以后，他每年春秋两季总要回到这里，在妈妈身旁呆几个月，直到母亲同意在他巴黎的家里住下来为止。

快 9 岁时，这个小男孩的生活被搅乱了。他的主教叔父给他选了个耶稣教徒的家庭教师，要教他基础知识，在里伯蒙日复一日地等着他。这样，他妈妈身边那个温情、嬉戏的单一女性世界就结束了。必须决意忍受先生的戒尺，特别是决心成为同别人一样的男孩子。

当孔多塞脱下裙子、穿上短裤时，他的整个世界都动摇了。在这个年龄来说，他的个头还算高的，但两条小腿由于缺少锻炼而没有充分发育，相当细弱。这孩子对新装束感觉别扭，对这副不知如何是好的身材感到拘束。他后来从未彻底改过来的不自然和羞怯癖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有的。

/ 在耶稣教会学校里受辱

受过两年家庭教育以后，孔多塞按照其主教叔父的心愿离开里伯蒙，到兰斯耶稣教会学校当了寄宿生。从11岁到15岁，他像周围的孩子一样，经受着孤独感和神甫的严厉管教。如果说他对这段生活一直缄口不语的话，那么他对最初几个老师却总是高声喊出他的憎恨。当时被誉为最佳教师的耶稣会教士，同样给很多学生留下了痛苦的记忆。他们那套教育制度的三个关键是：无时无刻不在的监视，按照政府原则确立的告密制度，还有滥用体罚。在1763年取消耶稣会教师之前，鞭子这种好的“经院处罚”一直用来处分各种违犯校规行为，并且用在各种年龄的学生身上。先生随意使用笞鞭，或出于侮辱孩子的目的授权他人去打。A. V. 阿尔诺院士到了花甲之年，谈及此事时还心怀憎恶。他说：“不论采用何种方式，处罚都是令人反感的。假手他人施罚是可耻的；由先生亲手施罚对于惩罚者和被惩罚者都同样是不光彩的。当人们想到有时候笞鞭就拿在一个20岁的人手上，挥鞭人可能刚刚够得上当挨鞭人的兄长，这是多么违背情理啊！”

孔多塞在任何地方都没说过他挨过打或受过粗暴的对待，他从未直接涉及过其个人情况。可是，在他走出教会学校20年以后，他所撰写的著作仍然保留着一种强烈愤怒的语气，不时流露出一种不加掩饰的痛苦。孔多塞谴责耶稣会教师所给与他的那种教育的文稿，加起来有好几百页。他既揭露教育的内容，也揭露师生之间的那种教学关系。如同一个世纪以前笛卡尔在《方法论》里所写的一样，

孔多塞对于一天八个小时教授拉丁语，对于神学，对于采用最教条的方法讲述《圣经》以及靠“死记硬背去学习”的拉丁文修辞学，也感到很痛心。他揭露第一学年的哲学课——神学预备课——的荒谬性，认为这种哲学“教人反驳哲学家们教授的一切合理的东西”，并且揭露这种荒谬的道德：它“教育孩子们，没有圣宠是不能行善的；有两种罪过：一种是可以宽恕的，人们为这种罪过要受煎熬几百年；另一种是原罪，人们为这种罪过要终生受煎熬”。在孔多塞看来，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教育向孩子们树的那种楷模：被侮辱的人。“为了免除有期限的煎熬，只要用鞭子抽打，或者采用更简便、更舒服的办法：送给神甫足够的钱。但对于永生煎熬，唯一的补救办法是跪在神甫面前，向他讲述所做的一切事情，他是从上帝那里受权宽恕罪过的……卑躬屈节和忍羞受辱对于基督徒是理所当然的事。”孔多塞写道，年青人在离开教会学校时，觉得这种道德滑稽可笑，是与那些明事理的人所信奉的原则相矛盾的。失望之余，他们便随着所处境况或地位的不同而变成了放荡鬼或伪君子，无赖或强盗。

更糟的是神甫对学生们的性观念的态度。孔多塞承认“青春发育期通常决定一辈子的幸福，最终决定一个年青人是倾向于道德或倾向于罪恶”。从接着读下去的内容看，他流露出，由于禁欲，也由于某些神甫的挑逗和另外一些神甫虚伪的压制，孔多塞和许多其他青少年内心非常纷乱。“人们知道，对于年青人来说，这种不道德的行为（鸡奸）……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缺少女人……那些已经尝到乐趣的人存心引诱他们的同学……另外，所有的先生都是单身汉，他们都自吹见到女人就退避三舍，后来在先生们中间却出现了堕落的人。这种事经常发生，而又总是出现在教士和修道士身上。已婚人的道德则比较纯洁……”孔多塞接着又揭露了执教神甫的厚颜无耻和铁石心肠。他们惩罚爱情却鼓励邪恶：“人们永远也不可能了解到一个神甫的品行，因为他特别留意将其掩饰起来。教士所惧怕的就是丑闻。因此，他们致力于反对人们的正当情趣，比如人们不能掩饰的喜欢享受的欲望。他们致力于摧毁爱心和同情心……他们决不

去消灭放荡行为，而要灭绝淫乐之事，然而，放荡行为越低俗，就越缺乏正当的情感，也就越博得他们的喜爱。这即是他们的手段、道德，尤其是他们的品行，而年青人的德行就操在他们手里……年青人在其受教育阶段沾染上的难言的恶习造成了他们日后的不幸和耻辱。”

从孔多塞所保存的这些手稿中，是不是流露出一种忏悔呢？无可证实。但是，他在度过了一种受男扮女装影响的童年之后，又在耶稣教会学校度过了青少年时期，这肯定加重了他的苦恼，并使他产生了一种对神甫的真正仇恨，这种仇恨后来伴其终生。小孔多塞虽然肯定是不幸的，但是他仍然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1756年8月30日，在他快满14岁的时候，他赢得了二年级的优秀奖。在兰斯又度过了一年以后，于1758年考入了巴黎的纳瓦尔学校。这是他那位主教叔父选择的学校，由于身体原因，大概还得到了于1758年12月26日入学的特许。

／ 爱上了数学

这是为孔多塞作出的最明智的选择。在那个时代，纳瓦尔学校是法国教育界最好的学校之一，它以科学精神而著称。正是在这个学校，国王于1752年设立了一门实验物理学课，由诺莱教士执教。此人以其电学实验而出了名。这个敢于在其开创的课程上使用法语而不是拉丁语的牛顿学说的信奉者（中子物理学者）在那里一直教课到1770年。头一年是学习严格意义上的哲学（逻辑学、伦理学和形而上学），孔多塞从中只看到些经院诡辩术和没有意思的神学啰嗦话，所以对它兴趣不大。第二年即学校的最后一年决定了他的志向。孔多塞在20年后写的一些文稿里，赞扬了完全用于数学和物理学的第二年的哲学课。他说，在大部分学校里，人们“总是教育年青人去证明一些分明是错误的东西，去反驳真理，但是有些例外。在巴黎教育界的几所学校里，一些非常有学问和热情的教师在第二学年

讲授几何和代数的基础知识、截面和级概念，这些是新运算的基本原则，然后又讲解运动的普遍原则，并将之用于万物分类……”

这些学科后来构成了孔多塞的天赋素质。总之，可以证明、可以计算的真理培育着他的想象力，特别是他的理性！这个腼腆的年轻人很不善于跟别人相处，以至于在学校里没有交上一个真正的朋友，如今则找到了一个适合自己的世界：永远探索不尽、征服不了的抽象世界。在这个由概念和数字构成的天地里，除了自己的错误以外没有任何别的失望值得担心。在科学的思考中是没有暴力、罪恶及荒谬的地位的。相反，通过科学的思考，人们超越生活的贫困，向大自然发号施令，缩小偶然世界的边界。这是自由和不带偏见的世界，在这里幸福不依赖于他人。孔多塞深深地为真理和数学所吸引，以至于他不时离开学校去圣絮尔皮斯修道院检验自己的知识。巴斯通教士说，在1759年到1760年期间，他也在学习数学，他看到“已经以数学家而闻名的”（拉丁文原文如此）小孔多塞“喜欢帮我们做家庭作业”。孔多塞在爱上数学的同时，结识了一位“博学和热情的”先生——乔治·吉罗·德·凯鲁东教士，这是他离开里伯蒙以来遇见的第一个友善的人。此人是哲学教师，在纳瓦尔学校教授理科，他是孔多塞的启蒙老师，是将其引向苏格拉底思想的助产士，他善于激发孔多塞的才智和鼓励他。由于他精心的指教，特别是由于孔多塞自身惊人的数学才智，孔多塞于1759年8月获得了业士资格，同年9月，已有了对其论文进行公开答辩的能力。他所选择的论题已经表明他对纯抽象思维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这篇分析论文是对数学的一种全面看法，它显示出孔多塞酷爱“解题艺术”，或如格朗热所说的“以推理取代演算的艺术”。根据法兰西学院保存的有关他的生平资料，他的答辩评判团除了达朗贝尔以外，并不包括传统上应当有的成员克莱罗和方丹，而是有格朗让·德·福希和贝祖。也没有什么东西证明他们“将他作为科学院的一个未来同行来祝贺”。但是，一切都使人认为，他取得了足以引起达朗贝尔眼热的优秀成绩，达朗贝尔很快就将其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